



凸凹
文集

03

随笔

沉潜与言说



凸凹◎著

北京日报出版社



凸凹
文集

03

·
随笔

沉潜与言说

凸凹
著

北京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沉潜与言说 / 凸凹著. — 北京 : 北京日报出版社,
2017.5

(凸凹文集)

ISBN 978-7-5477-2454-5

I. ①沉… II. ①凸…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41614号

沉潜与言说

出版发行: 北京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单三条8-16号东方广场东配楼四层

邮 编: 100005

电 话: 发行部: (010) 65255876

总编室: (010) 65252135

印 刷: 廊坊飞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2

字 数: 300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序 / 001 自序 / 003

生活启示录

关于家园·····	008
表演的光荣·····	012
生活随想·····	022
灯下小悟·····	025
废园心态·····	028
独处四味·····	031
情爱的视角·····	034
辩证四种·····	038
浑噩中的警醒·····	042
寂寞之上没有更上的寂寞·····	045
惊悚之玉·····	049
本性的力量·····	054
善待“过程”·····	058
地母·····	064
成人的生活智慧·····	068
纯朴之香·····	072
过度而反·····	077
我的英雄崇拜·····	080
疼在疼痛之外·····	083
反省小节·····	086

市井观点·····	089
拜年有礼·····	095
望子成龙之忧·····	099
说累·····	102
说小人·····	105
说劳动·····	110

“妄谈”与迷思

“美人”妄谈·····	114
当境与离境·····	117
静思杂咀·····	120
宁静效应·····	124
幽默种种·····	127
悖语人生·····	131
寂寞·····	137
文学的缩减·····	140
不迷本性·····	143
一句风流·····	146
断章·····	149
梦之梦·····	151
美味之鼠·····	162
吃的名分·····	166
门外剧谭·····	171
说改变自己·····	179
说责任·····	182
艺术之母·····	185

因势而立·····	188
武器可借，但运气，请自备·····	193
物质时代的爱情美学·····	199
人与动物之思·····	202
切莫轻论“迷格”·····	205

读书杂感

生命的泉流兀自涌动·····	209
“不识时务”的求知者·····	214
人生非浮沤·····	217
向善的悲哀·····	222
感念快乐·····	226
几种欲望·····	229
在温暖中读书·····	232
文人幸福·····	235
风声在耳·····	239
风吹在风上·····	242
阅读而行远·····	250
杂在别的东西里面的甜·····	255
景词皆我·····	260
士的自救之途·····	262
生日暖吟·····	265
重塑散文批评的尊严·····	271
另一种眼光看“八股文”·····	276
生命的自由与诗意的安顿·····	279
性情之书·····	284

感性的大地道德·····	288
人性的真实·····	293
雄踞之处，未必是巅·····	296
文人的力量·····	301

与写作有关

文心与人心·····	306
大在小处·····	309
咫尺之艰·····	314
万物生长，诗人复生·····	319
戏侃作家·····	325
苍凉的书写者·····	328
文字的命运·····	331
象征与幽默的高超运用·····	334
幽光独照·····	336
不读之辩·····	341
文艺批评的“两个之外”·····	345
文学关乎世道人心·····	349
中正之论与矫枉过正·····	352
人趣先于文趣·····	354
同与不同之思·····	357
向与孤独为伴的人致敬·····	361
关于外国文学批评·····	364
作家话题·····	367
为大地道德的书写贡献中国经验·····	373

我很少给人做序，因为我既厌于说虚话、套话，又懒于说“学者话”“学问话”。两年前不慎，为一位很有才气的青年作家（兼学者）的集子写了个跋，不期惹恼了一位自认为是名家其实我对他又颇陌生的人物，在报上登文斥我，说是要给我这个大小也算是教授，并且与他的某些恩师也时时称兄道弟的人，进行写序、写跋的“启蒙”。不过看他的行文，看他行文中闪露出来的隐意，是嫌我的文字不够“古典”，不够“文牍”。

老实说，要玩弄那一套古文把戏，他似乎还差着不小的资格。

但我之所以不玩那一套，就在于我不是职业的或狂热的为人做序者。偶尔为之，所选的对象一定是我既识其文，又识其人的人，说白了就是颇有一点相知的朋友。

写在友人书上的话，何必玩“模式”、玩“套路”？例如眼前这本随笔集的作者，笔名凸凹，原名史长义，就是我亲眼看着成长为作家的人。对他的成功之路，我早就用四个字形容过：难能可贵。

说其难能，首先是因为他生活在“农业空间”，且又久栖“基层政界”。但他没有像大多数乡土作

家和文学爱好者那样，一涉写作就很惯性地匍匐在“乡土”上，醉倒在“村俗”中。他的作品，有的是研磨历史，有的是冶炼哲理，有的是对现实生活的多工序蒸馏，有的是对人生真谛的多层面思考。

这叫出手不凡，难能一也。

久栖政界而未“官化”，思维习惯和语言习惯都未落入官场模式，保持着文学思考、文学语言的鲜明个性。

这叫才情足备，难能二也。

综观作者这些年的文章，依据时间顺序如实地看一看，由朴拙到浑然，由粗疏到精致，由直白到多彩的轨迹是很鲜明的。这得力于作者边写边学，在“输出”的同时不忘“汲取”。也就是说，他纵横笔墨的前提，是涵养学问，做到腹笥充盈。这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不仅是个优良习惯，也是注定大有作为的首要前提。

这叫大器意识，难能三也。

作者的这部著作，我愿推荐给读者，是对读者负责的。为了证明我的话言之有据，不妨拉来一个佐证：就我所知，书中的许多文章，被收入了各种权威选刊、选本，堪称经典。

临末，愿向作者进几言：

在这文海如潮、作家如鲤的气象多变年代，文学成功者的出现与消失都是瞬间的事，存在比出现尤难。既已难能，就要可贵，可贵无它，只在于：

不骄不躁，锲而不舍！

滴水足可穿石，不仅在于它持之以恒，而且在于它目的始终如一。愿以此与作者共勉。

是为序。

我之于散文写作，已经足够三十年，累积下来，有三四百万字之多，仅随笔类文字，也有百万余。无聊时翻检，多少还有些成就感，感到人生未尝虚度，心底看得起自己。这一点很重要，人而为人，说到底，还是活给自己的。

反省一下，少时就有写作欲望，崇拜作家并心向往之，对金钱和地位反而看得淡。这影响了自己在“实生活”中的发达与发迹，虽然满肚子诗书，除了一个饱满的面相，被人高看的地方很少。常孤独寂寞以致失眠，甚至悄然垂泪。但是从来没有后悔过，因为“活在词语中”，业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有不可剥夺的自足自适，能时常感到自我。人间冷暖，均转化成内心的温暖，悲悯着小我，也悲悯着这个世道。

我是个沉得住气的写作者，写作活动少功名、功利的成分，多是为了表达内心所思所得，娓娓地道出对身外世界的看法。外界的评价很不重要，快意于文字本身。这一点，与孙犁和汪曾祺仿佛。

也是这个原因，我的写作，主观色彩很强，不太愿意作纯客观的叙事，也耻于渲染式的抒情，也不发人云亦云的议论，与流行文字远些。所以，写

了这么多年，门前依旧冷清。我常劝慰自己，香火繁盛的庙宇，多是小徒在弄机巧；寂寥深山中，才有彻悟人拈花而笑的静虚守护。这种守护，才真正属于精神。

这不是在标榜自我文字的品位，而是说，甘于寂寞，不做欺世文章、不说欺人之语，是真正的“门徒”应该具有的最起码的品格。

我追求文字的“复合”品质，学识、思想和体验，不露声色、自然而然地融会在一起。我觉得，只有学识，流于卖弄；只有思想，失于枯槁；只有体验，败于单薄。三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就丰厚了——前人的经验，主观的思辨，生命的阅历——知性、感性和理性均在，这样的境地才是妙的。其实，天地间的大美，就在于此“三性”的融合与消长，使不同的生命个体都能感受到所能感受到的部分。文章若此，适应了自然的律动，生机就盎然了，对人心的作用——换言之，与心灵遭遇的机会就多了。

收在这个册子里的文字，正是体现着这样的思路，也许道行不深，难以致远，但用心是真切的，可请读者明察。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书名定为《沉潜与言说》，即是状我生活与写作的态度，耐得住寂寞，不被世风俘获，并沉下心来思考，从容地书写一己胸中所有，不卖萌弄巧，更不装腔作势、欺人欺世。

此种意识，是我创作的动力；虽笔力不逮，但从不敢懈怠——苦心经营多年，终有所得，亦欣喜，亦惭愧，堪可谓悲欣交集。

欣喜的是，自己的努力在心仪的友人那里得到呼应，温暖之余，倍增自信。

譬如著名散文家韩春旭说——

作家凸凹是我近二十年的心灵之友。

其实，超然于物质之上而不断地寻找人的意义，或者说

对探究真理有极大热情的人来说，心灵的相约是不可缺失的，以至是生命相互连接的光。

我欣赏凸凹，是因为他在写作中，从不满足于一个作家惯性的思考，创作和出书，他的心一直在寻找、寻找，追问自己，经验着灵魂的飞升。

他深陷过灵魂的孤独和困惑，我相信也一定经历过软弱和虚无。但恰恰成为他不可缺少的创作旅程。从而，他的创作充满了人性之光。一种向往未知世界的挚爱真情。成就为敏锐的洞察，将生命个体与万物与人事，生动地关联，奇妙地展示在他的文字世界中，深刻、缜密、纯粹、睿智。

在创作中，他臣服于自我心灵的飞升。他忍受孤独、寂寞的目的，就是不断地积累生命的智慧，直到能真实地听到心灵的声音，把隶属于精神的所有元素融汇为生命的甘甜之水，滋养自己，也滋润别人。

他在作家中是极其独特的。他有着特殊的视觉、听觉和触觉。由此，我总在他的作品中、他的眼神里，以至他的举手投足中，感受到一种高贵的品质。那是作家本应有的“深我”，既入世又出世，洞明而练达，充满了源源不断的生命活力和生命能量，让生命智慧呈现出普世的精神意义。

著名散文家、评论家刘江滨也说——

凸凹先生是一位多栖多产的作家，是当下散文界被人称为“新文人”群落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小说，如钱钟书氏之《围城》、柯灵氏之《十里洋场》，可归入“学人小说”“文人小说”，气象纷繁，意蕴深刻。他在散文随笔写作方面，

允称雅人高致，颇具思想者风范与文人气度，广为人称道，影响深远。

惭愧的是，友人们的评价，虽能抚慰冷心，但也多有溢美之处，让人不敢坦然承领。因为自己知道，笔下的风景，离他们眼底的风致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权作他们对自己的殷殷期待，更可作为今后的创作标杆，警醒着，全力而为，便是了。

是为序。

凸凹

2016年5月5日立夏日于北京石板宅

生活启示录

关于家园

许多作家写过“寻找家园”这个题目。但什么是家园呢？至今尚未有人界定清楚。

不是不想界定，而是不好界定，家园是个主观上的概念，因人而异也。所以，人们写寻找家园，多写“家园情绪”，或“归家情绪”，宣泄一番之后，不了了之。

对家园的认定，不是一个恒定的东西。比如，有一刻，我疯狂地爱上了一个女人，便咬定，心爱的女人便是男人的家园。无论你漂泊到哪里，只要夜半醒来，摸到相爱的女人在身边躺着，便有一种居家之感。男人是飘动的枝叶，女人是根须，只要不失去爱情，便未失去家园。后来我变了，因为爱情是那么的不可把握，她把你弄得遍体鳞伤之后，竟会飘然离你远去，把你扔到荒芜的大漠：脚底无一抔“家园”的泥土，头上无一片“家园”的屋瓦。我哭了。

家园啊。

冷静下来，感到家园首先与生养你的那块土地有血脉联系，即“家园”与“故乡”或许是一种等同的东西。我离开故乡已经很久了，回忆它的时候，已模糊不清，只留下沟壑纵横、荒草漫漫的大体印象——

这几乎是北方山区共有的特征。

一想到故乡，便想到那株柿树。

那柿树，长在石板小屋的背后。柿树很高大，将小屋整个荫盖起来。这是我至今唯一看到的，远远高于同类的一株柿树。在故乡的地盘上，能够攀上这株柿树的，只有父亲。树和它的主人像有一种宿命的关系在。于是，便不担心人为的损失：柿子可以放心长到很深很深的秋境，直到霜降将来临，不得不摘下来。

柿子结得很多，果实长得很大，大得出奇，称“磨盘柿”。

摘柿子的时候，我坐在小屋的顶上，看他如何作业，从第一只柿到最后一只柿。

父亲攀柿树的技巧，清晰地印在我的大脑深处：他用摘柿子的长竹竿把长长的大绳挑到树的中干，用力抽一下绳身，活扣便系牢了。他双手抓住大绳，双膝紧紧夹住树身：手往上攀一下，双膝便也往上挪一下，是一个同步。若不同步，那绳子便会把人荡起来，荡来荡去，将人荡晕了头，重重地摔到地上。往中干上爬时摔到地上，只会摔断脚，无生命之虞。人已到了相当的高度，绳子是万万不能荡起来的，若荡起来，其后果：一、摔断腿脚；二、摔断脖颈；三、摔碎心肝。

攀树之前，父亲叮嘱说，无论有多大的惊险，决不可叫喊。谁若叫喊，谁便是盼他死去。那么，有谁敢叫喊呢？所以，看他上树，心里不是滋味。他攀上树膛之后，坐在树杈间，抽一袋莫合烟，然后脆厉地咳一声，开始摘柿子。他摘完一只，再摘一只，不急不躁。果实到手，急什么呢？

这个过程写得太长了。但不能不写得长一些，这个过程诞生了故乡的意义：

在故乡，或许什么都没有，却有一株奇异的柿树。由于这株奇异的柿树，便产生了一个有异样秉性的父亲。我的幼年，只能同一株柿

树联系起来，而不会是一条船、一只风筝、一匹骆驼……

去岁深秋，回了一次故乡。柿树依旧茁壮，果实正期待着收获。在回归的儿子面前，父亲意气风发起来，他要再攀到柿树上去，收取荣誉的果实。

他攀到树的中干，夹紧树干的双膝便颤抖起来。他用力并拢膝头，一块树皮脱落了（柿树老了），他随绳荡了起来。下意识地，我心中怦地响起一个声音：故乡老了，家园衰颓了！

父亲跌下的时候，被我托住了。我想替父亲攀到树上去，双手却怎么也拽不拢那摇荡的绳子——我根本不能开始那最初的攀援。

父亲白了我一眼，在膝头上裹了两块兽皮，吃力地攀上去了。

我忽然感到，无论如何，那株柿树，只能属于父亲。待他不能够再征服它的时候，他会依偎着它悄然死去，它也会因为他的消失，变得毫无价值。而我只能远远地望着它，任它孤独地伸向岁月的深处。

于是，故乡之于父亲，才具有永恒的意义。之于已远离故乡的我辈，故乡这座家园便只是一个心相，一个回眸。

故乡是父辈的家园。

那么，我辈的家园呢？

为了栖身，在工作的小城，要了三分土地，盖了几间房子，整了一个庭院。刚住进去的时候，我整夜睡不着觉：我觉得我枕的是一块异地的土壤，除了给我提供一个栖身的场所之外，它无法填充我无边的心灵落寞。这种落寞是远离故乡的一种伤怀，是远离根系，无依无靠的一种恐惧。

伤怀之下，从故乡弄来一些马齿苋和谷头蓊的种子，在庭院之中开了一小片小小的田园，将种子撒下去。很快就长出幼芽，一周便长成完整的植株。割下嫩茎，沸水浸渍，凉拌之后，不改故乡滋味。一周之后，二茬的植株又异常繁茂，若不割采，便老了，老得菜茎如柴，割下丢弃，令人叹息。于是，即便是出远门，也要叮嘱内子，莫错过